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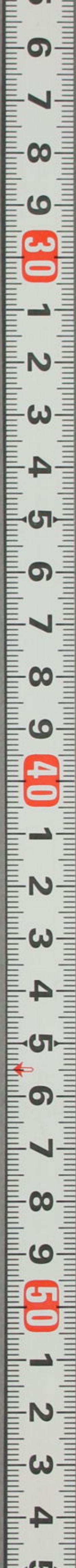
重刻讀書續錄

自一至三

口43

90

4



門口仁3
號90
卷4



讀書續錄卷之一

後學

零

都

李涪



李一松 何文孟 李濬 何文彬

劉應唯 胡時靖 黃門 劉乾鯨

高甲 劉乾亨 羅伯榮 溫傳

全校

易懷儲 謝延位 謝民吾 謝建治

易孔贊 丘循周 梅國棟 管一巽

胡夢蘭 丘德彰 張學思 黃汝堯

往年因讀張子心中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

還塞之矣之言遂於讀書心中有所開時隨即

讀書續錄卷之一

劄記有一條一二句者有一條三五句者有一條數十句者積二十餘年乃成一集名曰讀書錄蓋以備不思還塞如張子所云者近年又于讀書時日記所得者積久復成一集名曰讀書續錄但有得即錄不覺重複者多款皆刪去而意謂既亦以備不思還塞則辭雖重複亦可為屢省之助云河東薛瑄謹識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造化生物皆乾為之主而坤則無所為惟順承天施而已

造化人事皆以靜為主造化非專一翕衷則不能直

遂散散人心冰寂然不動則何以醇醇天下萬事天地常久之道元亨利貞而已天下常久之理仁義禮知而已

天地萬物皆自微以至著張子曰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乾元是氣之統體無所不包故曰統天

只於鼻息之間可見屈伸相感之理吸之極為屈感得呼來為伸呼之極為伸又感得吸來為屈吸又感呼呼又感吸呼吸屈伸相感無端與晝夜寒暑相感屈伸同一理也

儀當
作義

朱子太極圖解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
之機也此易之變易流行者也又曰太極形而上
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此易之交易對待也
朱子所謂易有兩儀者如此
凡人動為震靜為艮健為乾順為坤與夫入為巽說
為兌之類皆易之用故易之于人也周徧而無窮
民之於易也隨取而各足
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是則卦爻
之法象無非模寫天地陰陽之實體而已
卦爻未畫時至虛至靜之中而卦爻之理已具及卦

爻既畫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具于卦爻之中故曰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卦爻分明是天生的聖人不過因其自然者畫出
太極性也陰陽氣也論太極而不言陰陽則徒知太
極為至善之性而不知氣有昏明清濁之殊故曰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陰陽而不言太極則徒知陰
陽之氣有昏明清濁之異而不知太極為至善之
性故曰論氣不論性不明雖然太極即在陰陽之
中陰陽不在太極之外理氣渾然而無間若截理
氣為二則非矣

靜聞鳥鳴風韻以至萬響皆至理寓焉

泛觀天地萬物之有形者何往而非是道之所寓程

子所謂顯微無間者當默會之

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懽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

言有易道存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就水言道之

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也所謂道體正在水

上水尤易見道體故發以示人

邵子詩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乃形容陽稚之意

元者善之長也即亨利貞無非善矣

仁道至大是萬物皆仁也看來天地之道只一元字

都括盡人道只一仁字括盡

朱子論無極而太極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

動靜無時不然而太極無時不在

太極即是中正仁義非四者之外又有太極也

太極之有動靜即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即元亨利貞

也

中庸章句序繼天立極繼字是從易繼之者善字來

蓋天理流注到聖人身上聖人以身立極于天下

故謂之繼天立極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竊意艮其背一句是統說艮止也惟止得其止故靜則不有其身動則行其庭不見其人故彖傳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也可見艮其背一句是綱下面却分作兩支說艮其背是止之本下面兩支是止之效

朱子曰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己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于我而得之矣此忠恕違道不遠也

忠恕違道不遠道即其不遠人者率性而已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故忠恕違道不遠

所為悖理悔吝之應如響故曰從道凶

四陽在內二陰在外為大過四陰在內二陽在內為

小過

游意忘言乃知讀書不可滯于言辭之間當會于言

辭之表

言所以述理不述理之言其可尚乎

天地之德只是元聖人之德只是仁元于四德無不

統仁于萬物無不該

理學不明無往而不陷溺于異學

心術不正即事事不正

理明心正即所見所行皆出于正

聽人之言即知其心之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春秋書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左氏曰書有禮

也夫二人皆淫亂之賊陷君子惡楚不能討其罪

而戮之復納于陳謂之有禮可乎左氏學識之淺

深可見矣

程子曰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蓋道即

仁而義即仁之用得其宜處非仁之外又有義也

故程子云然

非知周萬物者不能辨天下之感

河圖之數木火土金水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在人所

心脾肺腎仁義禮知信萬理咸備

文王後天圖離南坎北震東兌西正河圖火水木金

之位也

河圖之數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五行木

火陽金水陰就五行觀之一行又各具一陰一陽

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一為陽而六為陰地二生

火天七成之二為陰而七為陽之類又為木之甲

乙火之丙子之類皆一行各具一陰陽也
 四夷來主本於無怠無荒乃知人君一心之故雖微
 而遠人歸往之效甚大
 聖人萬來而天下平二帝三王之治皆原于此
 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即朱子所謂已定之形已成
 之勢則固已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作為于
 其間也

畫前之易即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也
 涵養吾一一即主故也
 致中和為難涵養不可不深省察不可不密

心無所主即動靜皆失其中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默而觀之

九事分所當為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傳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

漠然無所動其心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為治一出于天道之公此

王道之所以為大也

程子曰謂之變則聖者腐存者亡輪迴之說何其誕

邪

必首出庶物而後萬國咸寧也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所謂天理
即元亨利貞是也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
之著所謂妙道精義即仁義禮知是也在天為天
理在聖人為妙道精義其理一也
天理發見流行於四時行百物生不待言而可見妙
道精義著見于聖人之一動一靜又豈待言而後
顯哉
須要實見得天理發見流行與妙道精義之實處一
一體認得分明乃可見道
觀太極圖皆天理流行發見之實聖人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立人極以至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
天合明合序合吉凶皆妙道精義之著
太極圖包括天地貫徹古今
偶見日影之移與川流之意同
鑿穿孔也柄剝木端所以入鑿也不量其鑿而納柄
其能入乎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即是充塞
天地太極本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即是貫
徹古今
太極即理也性也故朱子太極圖解節節指出性言

太極性理之專辨

在天為元亨利貞在人為仁義禮知太極不外乎此也

中庸言中也者天

之大本也即仁義禮知皆中也

此專言中也周

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

靜此中只是禮

一德偏言之中也專言之中是

未幾之中偏言

中是時中之中

天人合一流通往

之理無間

好善優於天下若

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人有一毫之矜飾即心馳于外而氣象卑陋矣

不知仁義道德為美其所事者皆外物也心役物不

可役于物

只循理而餘悉聽之天

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即畫前之易也

用人不可不慎才不稱事事何以立

聖人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正欲人各舉

其所知也必欲舉人皆出于已何以公天下取人

之道乎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知易者莫若孟子

率仁義禮知之性謂之道聖門專論求仁為本心之
全德求仁得仁即仁義禮知在其中而率性之道
不外是矣

只循理便是行道

程明道曰中有主則實則外患不能入此實字指主
敬而言主敬則天理存而心實外患自不能入伊
川曰中有主則虛虛謂外邪不能入此中有主即
主敬之主主敬則理雖實而心體常虛虛謂外邪
不能入又曰中無主則實實謂物未奪之此實字
指外物言中無主謂不主敬即中無主而天理不

存外物皆得以入故曰實實即物來填塞于中
敬而和處衆之要

處已事上接下皆當以誠敬為主

有不合當知幾而不可妄求易曰浚恒貞凶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為人臣之法

易于十二月臨卦二陽方長之時已為八月遯卦二

陰初長之戒聖人之遠慮如此

春秋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天道真可畏未有虛設
于前而不應于後者視天為茫茫不足與言天道
聖人凡事皆謹于微始初六坤初六之類可見

道者率性而已皆出于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太
原出于天

本領之學天命之性是也

守約施博體用之謂也

守約歛之退藏于密施博放之彌滿六合

學到口不言而心自得者乃可言自得也

造化萬物皆從虛中來故程子謂老子玄牝一章最

善亦謂犀中生萬化所謂谷神也

伊尹周公但能輔其君為太甲成王而已固不能輔

之為成湯文武也

學易最要知時識勢不然茫然不知吉凶悔吝之機

無極而太極便是元亨利貞天命之全體渾然而未

分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即天命之流行也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聖人以道

體告子貢而子貢未喻也

默識心通活潑潑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不為物累覺得身心甚輕

自古以來汲汲於外物之求者併與外物漠然無存

矣外物果何益哉

天地之塞氣也形而下者也天地之帥理也形而上

天者也氣也理也渾合而無間者也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義與正為靜中與仁為
 動以中與仁為動是以中仁之用言也
 只為外物所累太重便不能為
 清心省事為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靜坐中覺有雜念者不誠之本也惟聖人之心自然
 天真一虛靜無一毫之雜念
 莊生各有儀則謂之性朱子有取焉
 陰陽迭為消長夫之後姤即繼之泰之後否即繼之
 剝之後復即繼之此即吉凶貞勝之理

嘗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無忘無助即天理存
 心切不可外馳
 未應事時常持守此心勿失應事時省察此心勿差
 既應事了還持守此心勿失
 常主敬則心便存心存即應事不錯
 切不可聽人之言而隨和之故聽不外馳即無知誘
 物化之失
 視聽言動善惡吉凶悔吝之幾皆由於此檢察身心
 只在視聽言動上用工夫

聽人之言而隨和之而不知其言之是非得失此脩已第一失也

自秦漢以來不知自何時易之圖象不傳于世如王輔嗣作易解只自乾元亨利貞經文以下皆不論其圖象至邵子得先天圖于希夷而後圖象始明易圖象本原至邵子復明

因見園中荇草茂盛曰此即顯諸仁也窮通醜好之說士大夫所當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萬狀彌滿于天地之間皆顯諸仁也而其所以然乃藏諸用也

粲然者顯諸仁隱然者藏諸用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定矣

四夷來王本于無意無荒故知以威武服遠人者末也

三風十愆遵其戒則治違其戒則亂

二五事之疇觀言視聽思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

乃踐形盡性之學

朱子曰道則天人性命之理天命元亨利貞也人性仁義禮知也理統性命而言天人之學貫于一收斂檢束身心到至細至密至靜至定之極作事愈

有方

凝定靜容自不外馳

不知操持此心則馳騁出入無一息之寧靜虛則萬

理咸具于窅然之中動直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聖所以可學也與

欲寡而理明則心虛而自無克伐怨欲之累

人之動一靜即陰陽之動靜也一動一靜之理即

一陰一陽之道人法順動靜自然之理即與陰陽

動靜之道相合矣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

仁義之極蓋太極動而為中與仁靜而為正與義
即太極之全體也

循理即率性也自一身之耳目口鼻手足百體各順
其則以至人倫庶事各得其宜皆循理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化者天地之化一過而無迹如陰
陽之變化是也知陰陽之變化則凡率性而行見

諸事為之間者無非天地之事猶孝子之善述其
事也窮神則善繼其志神者妙而不測如天命之

神明是也有以窮之則吾性之全體無非天地之
志亦猶孝子之善繼其志也化以氣言故曰知化

則善述其事志以理言故曰窮神則善繼其志謂
之知猶知化育之知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也
謂之窮則洞見天地之心猶易所謂通神明之德
心與之相合無一毫之間也如天地陰陽五行變
化之道體之吾身而有動靜五常之道則所行者
無非天地之事矣通天地之利貞神明之德體
之吾心而有徒順五常之性則所存者無非天地
之心矣然神者天地之本化者天地之用必窮神
而後知化也知天地之變化而行事循乎天理皆
知化而善述其事也知天道之本原而存心循乎

天理即窮神善繼其志也

剝上九碩果不食言陽有復生之理夫上六不言陰
有復生之理十月純坤而初六之中陽已生至十
一月冬至成一陽爻為復聖人則言復亨四月純
乾而初九之中陰已生至夏至成一陰爻而為姤
聖人則有羸豕躑躅之戒聖人扶陽抑陰而贊天
地之化育者可見矣
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
剝窮于上而陽生于下夫決于上而陰生于下以此
見陽固未嘗有息而陰亦未嘗可絕陰陽消息相

因之理微矣

仁義禮知道也道出於天之元亨利貞故曰道之太
原出于天

天人一理也天有不能為人所能為者人有不能為天
所能為者此其分殊也

太極性理之尊號道為太極理為太極性為太極心
為太極其實一也不可于中正仁義之外求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舉中庸之義而約言之是
無極太極之理中庸言之備矣

道是自然之理不待盡已推已而後然未至于自然

之理誠能盡已之忠推已之恕則至自然之理為

不遠也

天命之性太極之理也

天之晝夜陰陽人之語默動靜皆與道為體運行而

天不息也

仁即道也能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行道也

明道作字甚故曰非歎字好只此是學推之凡事皆

自然

河圖木火土金水即人心所具肝心脾肺腎之形仁

義禮知信之德是人心上自有河圖也

河圖之數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萬化之本原中也一心之妙用和也聖人之能事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也學問之極功言復聖之事也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
 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王道不過如此此理在天未賦于人物謂之善已賦於人物謂之性
 故朱子太極圖解曰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

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孟子言性善指理之在人心者而言易言繼之者善指理之在造化者而言其實一也
 時中即性之發而為情中乎節者便是性即未發之中也
 太極既無聲無臭而又可圖之手當默識于圖之表勿忘最是學者日用切要工夫人所以心與理背馳者正緣忘于有所事耳誠能時時刻刻不忘于操存省察等事即心常存而天理不忘矣
 萬物惟其同一氣故皆同一理一原一默

一氣一理渾然無間萬物各得一氣一理分之則殊
合之則一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主靜即中庸立天下
之本本也
三綱五常為萬事之本經常立而萬事舉唐虞三代
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
中是道理得其恰好處
太極即易書詩春秋禮記四書所言性天道之理非
性天道之外別有太極也
守約是守此心性之理施博是推此心性之理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也而道自道也率性之道也
已歆立而立人已歆達而達人仁者之事小人反是
誠是性之真實無妄非性之外別有誠也聰明睿知
人生知之資而具仁義禮知之德即性之之聖人也
萬物並育道並行大德敦化太極之體也不害不悖
小德川流太極之用也
天道流行而賦于萬物其流行者即繼之者善也賦
于萬物者即成之者性也
渾然性理無方所無內外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性命合一即學貫天人矣

天人之理同條而共貫者也

格物致知到豁然貫通處即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天地萬物分雖殊而理則一所以可格而致其知

者天地萬物所全具之理和者天下古今所共由

之道只中和二字包括無窮之理其要只在心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始者氣之

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乾元為氣之始即資坤元

為形之始是則坤元之氣即乾元之氣坤無所作

為惟承順天施而已

朱子曰道者天理之自然中也矣是則中者其道
理之總名與

朱子曰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

焉以盡其力千古聖賢之學只是學乎此而巳舍

此皆是俗學

讀易謹察象占二字斯得易之本義

荀卿之托身黃歇楊雄之失節莽賊皆非知幾者子

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其知幾乎

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于太極圖見之

一貫即中私之義

程子言忠恕所以明聖道之體用

一貫之妙于太極圖見之

直書其事其義自見此實春秋之本義

顏子幾于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即至著之象顯至微之理無物不然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

為心朱子論仁本于此

咸其輔頰舌艮其輔言有序悔亡鼓言之失得可見

天地自然之易所見皆是

天地陰陽晝夜四時人物男女萬物始終皆真易之

滿六合貫徹乎古今也

象數自河圖始滿天地間無非象數也而理在其中

顏子犯而不較益不知物我之有間常人纔有觸即

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犯而不較最省事

只可潛脩默進不可求人知

待人而人不信只可自反其忠

禮運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會五行

之秀氣也與此言與太一圖頗相合

律呂律法也述也呂助也助陽以宣氣也統天地萬

一恐極字

物一氣之變化

天下古今萬物萬事皆陰陽之變化而理為之主

天地間只一氣因有動靜故有陰陽剛柔之分先儒

言之詳矣

舉目皆實理實氣此外無一物

程子言天本廓然無窮知此則道大無窮可知矣

只順理而行都無一事之勞擾

順理心安身亦安矣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進脩皆分內事與人何耐干涉而求知乎為善求人

知者皆非為己之學也

韓子曰未聞響大而聲微者也故君子務求響之大

而不可急于聲之大

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動其補過之心可以無咎此

日新之要

又曰憂悔吝者存乎介介即周子所謂幾也于此憂

懼豈復有悔吝乎

凡事皆能謹下幾微則不至于差之大矣

四時行百物生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息也

大極自能生兩儀四象今卦加倍生生而不容已所
謂生生之謂易也
卦爻皆陰陽奇偶之變易皆氣也而太極理也理不
雜乎氣故一卦一爻皆有太極焉
朱子解魯點言志處有三節其曰魯點之學蓋有以
見夫不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小人缺故
其動靜之際後容如此此一節言其應對之際必
其巨而其言志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
之常初無舍己為外之意此一節言其言志也

同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
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此一節又是想象曾
點言外之意與聖人之志同處便是天地氣象也
誠者聖人之本誠為太極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
流行也天命為太極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
在性為太極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為太極聖人定
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仁義中正即太
極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帝即太極以妙用而言謂
之神神即太極以理而言謂之天天即太極德無
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為太極喜

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為太極心統性情心為太極惟
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為太極繼之者善也善為
太極太極者至大至極至精至妙無以加尚萬理
之總名也與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同
易言繼之者善也此善字實指理言也孟子言性善
此善字虛言性有善而無惡也然孟子言性善實
自繼之者善來因繼之者善故性有善而無惡也
無適而非道但當隨時隨處識得分明行得切實耳
大傳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為非其人道
不虛行朱子曰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

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久也是則凡聖
賢之書無非度天下之理也神而明之則人與理
為一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耳神而明之存乎其
人融會貫通之謂也

神而明之亦足以發之謂也
至神而明之乃有深矣

陰陽有實體有實氣天地者陰陽之實體也寒暑者
陰陽之實氣也然實體實氣非有二也

知言則知人纔聽人之言便知其于是理有是非
常存心于義理久久漸明存心于閑事即于義理且

昧矣

無忘無助長最切于日用之功而無忘尤急
處事最要妥帖定善即無瑕隙之可議

中人以上可以語正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正也須
謹守此訓斯無失言之過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在子貢尚如此
况不及子貢者乎

交馳于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寡矣

一切外物放下緊繫于身心上用功斯得近裏之效
矣

故下一切外物覺得心閑省事

人心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元亨誠之通寂然不動
者利貞誠之復天人合一之理也

理之散在天地萬物各殊者小德之川流理之本于
一源深遠不已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即大德之

分大德者即小德之具體用一源非有二也
朱子曰鬼神謂元音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蓋生也

伸也來也皆神也成也屬也往也皆鬼也
嘉言罔攸伏萬邦咸寧古之聖君賢臣皆樂聞善言

以成善治若君臣皆惡聞正言有可慮者矣

窮理者窮人物之理也人之理則有降衷秉彝之性
事物之理則有水火木金之性以至萬物萬事皆有
當然之理于衆理莫不窮究其極而無一毫之疑
所謂窮理也窮得人之理必須盡仁義禮知之性
窮得事物之理必須使事物各得其宜所謂盡性
也理也性也皆天命之元亨利貞也窮理盡性與
天命無一毫之間所謂至命也曰理曰性曰命雖
無彼此之殊曰窮曰盡曰至則畧有先後之序矣
此先儒之成說愚竊述之
凡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則在乎人也

內史過曰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春秋之時議
論如此猶有先聖之遺訓焉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即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充滿天地皆元氣流行此仁道所以為天也
天乃陽氣之實體地乃陰氣之實體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充塞宇宙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聖人性之而無不盡賢者復之而
求其至凡民則日用而不知也
中只是性情未發已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便是非

古人云
以下悉
別條

性情之外別有中_也庸只是此中平常之理便是
非中之外別有庸也_已發之中無過不及者處便
是和_非已發之中中節之外別有和也_未發之中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無全
牛矣
程子謂未出門時此儼若思也又曰未接物時只主
敬便是為善皆發先聖所未發古人云自勝者強
抑暴猛之氣克方縱之欲皆自勝之強也彼血氣
之勇烏足謂之強哉
虛中無我惟善是從偏執已私而不能從善者由無

克己之功也

異端邪說之說欺惑萬世貽害萬世

舜處父子兄弟之變湯武處君臣之變周公處兄弟
之變聖人處不倫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亦惟盡乎
天理之當然而已

程子曰古之為學專養性情蓋性者仁義禮知乃道
之體情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乃道之用故養性
情即學道也

太極涵萬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萬物分一太極物物
各具一太極也

即天地萬物觀之渾然一理遠通大小之間萬物統
體一太極也即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天有太極地
有太極物有一太極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太極之理其大無外其小無內上下四方無一毫空
缺之處而天地萬物自不能外此太極常包涵乎
天下萬物如大海之水包涵夫水之百物所謂萬
物統體一太極也就天地萬物觀之各有一太極
如海中之百物各得海水之一所謂萬物各具一
太極也
惟其萬物統體一太極故萬物各具一太極

一國一家常使外有可虞內有可懼則警畏常存而
國家安
心無外者可以當大任
命有必理言者天命之謂性是也有以氣言者死生
有命是也
數自河圖始理在其中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太極圖見之
不度事勢之可否故長作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陰陽之變所謂易也而
一卦一爻之理即太極也

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朱子解曰太極本
然之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是太極即在陰陽之
中周子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朱子解曰
五行各一其性而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
其中是太極即在五行之中也以太極生兩儀言
之兩儀陰陽而太極無不在即所謂太極本然之
妙也動靜所乘之機也以兩儀生四象言之四象
即水火木金而太極無不在即所謂五行各一其
性而太極渾然之全體無不各具于下物之中也
由八卦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無

非奇偶陰陽卦卦有太極爻爻有太極氣之所在
理隨在焉夫豈有虧欠間隔哉

太極自能生兩儀四象八卦加倍生生而不已所謂
生生之謂易也

聖人與曾點言志處全在言外蓋曾點當春氣和煦
之時浴乎沂風乎舞雩見夫天地上下同流不息
飛潛動植萬物各得其所此時曾點之心即對時
天育物之心乃聖人物各付物之妙故曰與聖人之
志同便是天地氣象此夫子所以與點也

無逸一書只是敬與怠故其效不同款之三宗與文

王無逸而故也故有永年之效自時厥後立土生
則逸逸則不故也故享年不永
天之道只是陰陽之理人之道只是動靜之理
聖人只教人求仁蓋人之性雖有四而仁無不統能
求仁而克盡已私復還天理則四者之性無不全
而天下之萬善豈復有加于此哉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之道流行古今克塞宇宙無物
不有無時不然性之者聖人也復之者賢人也百
姓則日用而不知矣
天理元亨利貞也民彝仁義禮知信也天理民彝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
程子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
不是後蓋未應有已發之理具故不是先已應有
未發之理在故不是後
元亨利貞古無此名至文王錄易乃立此四言以釋
乾卦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文王意謂乾
道大通而至正筮得此卦六爻不變者其占當得
大通而必利在於正固乃可以保其終也至孔子
為傳遂分為四德元為始於時為春亨為通於時
為夏利為宜於時為秋貞為正固於時為冬此即

讀書錄卷一

天理之流行而賦于物者所謂天所賦為命也是
命賦于人為性元為仁亨為禮利為義貞為知所
謂人所受為性也率是性而行所謂性道也
理既無聲無臭陰陽亦變化不常是豈得而圖之周
子作太極圖不過假象以顯義耳學者要當默識
其理于圖象之表苟只于圖中溺意以求之又焉
有超然自得之妙哉

天命即天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解曰
常自省察使其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
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太極只是性朱子曰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
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
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又曰天下無性外之
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渾融而無間也則太
極只是性可見
朱子曰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
以類而凝聚而成形焉即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
臭真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
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
仁義之極是則太極即中正仁義也四者之外別

無太極。合性命而一言之其致一也。先儒曰：凡有形者皆為氣，無形者皆為密而密即理也。凡涉於有為者皆氣，其無為者道體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隨處見之。性理難強以語人，可語者必其人也。韓子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自任如此。夫履貞厲，非但居高自任，剛決雖正亦危。凡人居顯位，操勢柄，遇事果行不顧者，亦若此也。

素履最古，以其不為物誘而率其所履者也。韓子曰：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行事之是非，可否為不失足以破相術之謬。周子誠上章誠即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陽動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陰靜也。純粹至善者，即太極之理，有善而無惡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動靜也。道即太極也。繼之者善，即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即誠斯立焉。元亨利貞，誠之通，即太極動而陽也。利貞誠之復，即太極靜而陰也。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易即陰陽

五根動靜循環而性命之源即陰陽動靜之理本
極是也圖與書相表裏如此
心常存即默識道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心不存即
茫無所識其所識者不過萬物形體而已
理不外乎氣惟心常存則能因氣而識理性理無聲
無臭自非存心體認之久不能默悟其妙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聖賢發明其理言各不同而理則
一也
庖丁解牛而技經肯綮之未嘗者只是處事順理自
無齟齬也

朱子曰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
蓋不偏不倚解五性渾然未發之中無過不及解
性發為情各中其節之和庸即性情未發已發皆
平常之理非性情之外別有所謂庸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等章皆真中庸相表裏
性者萬善之一源即無極而太極也
天命天道天理天性天德一也
天地間可見者皆造化之迹其不可見者密也
太極圖五行各一圈雖曰各一其性各一太極其實
初無空缺處但自統體者分之各有太極耳男

女萬物各有一太極亦如此
太極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分而言之天地人雖各具
一太極合而言之則統體一太極也
道無所不在故莊子有道在稗稗蟻在砧之類之
言程子言莊生形容道體之言亦有之此類是也
鬼神字始見于書而詳于易大傳
陳北溪曰如鼻中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
體那聰明便是魄
太極上一圈是天地之性陰陽五行男女萬物各一
太極是氣質之性然氣質之性即天地之性隨在

氣質中非有二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如在父子
有仁在君臣有義之類是在物之理也處之各得
其宜所謂義也
隋文聽獨孤言以廣易勇晉武聽楊后言不易東後
宋皆致亂婦言可畏如此
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能作
知覺運動之蠢然人與物同者人皆知之仁義禮知
之粹然人與物異者知之者鮮矣
中庸言道皆率性之謂也

中庸不可得者以人不能得性情之正也私欲盡則
性情得其正而中庸可致矣故日用求中庸之道
者不外乎性情得其正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專務
養性情蓋養性情即求中庸之道也
人纔動便有差只是妄動不妄動則不差矣
行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學者之通患也
朱子曰五性之殊散為萬事是萬事皆一性情即大
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神之伸也靜而生陰鬼之屈也屈伸
相感動靜相因循環無端易之謂也

太極通書皆相表裏

朱子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
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
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又曰神武得其理而不做其
物之謂又曰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
具此理却不犯手
朱子曰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雖
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養性情便是為善
便是學道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信之性妙用顯行是惻隱羞

惡辭讓是非之情

全體呈露是大德之敦化妙用顯行，是小德之川流全體呈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妙用顯行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交人而不敬信者，只當反求諸己。

善莫大於取人之善。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于人不可有一毫自德自能之意。

性情之外無道。

性者道之體，情者道之用，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朱子解剥太極圖，指畫周子圖說，至為精密。

易只是陰陽剛柔仁義三極之道，一太極也。

仁之道大仁，即大地之元也；元於天之四德，無不統。

仁於人之四德，無不貫其大可知。

朱子曰：道之顯者謂之文，即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人之寐，陰也；闔也，寤，陽也；闔也，一寐一寤，一陰一陽。

一闔一闢，即所謂易有太極也。

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二物，道有體用，不可分體。

用為二致。

渾然天理而與物無間道器合一也

左氏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此言猶有

先王之遺教焉

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也命也即天命之性也

召諸故德之言不一而足則古大臣告君之本端在此矣

萬物統體一太極理一也萬物各具一太極分殊也舉天下萬物總而言之只是一理即理一也就天地萬物分而言之各有一理即分殊也理一貫乎

分殊之中分殊不在理一之外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曰命天命也天命即元亨利貞也永言配命即已之仁義禮知之德合乎天命則自然順理而多福矣

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後伯宗果為三郤所害伯宗之妻有先見之明如此

仁為天之尊爵則禮義知信皆仁所統也

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只是見理透徹學不明所見皆淺末之事
惟道之教正是聖人贊天地之化育只循理凡事無不順序

讀書續錄卷之一

讀書續錄卷之二
天下之大本中也所謂萬化之本原也
洛書以冲子孺子稱成王皆不可曉周公雖元聖豈
不可以此稱其君不可解
無逸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此數言皆至敬而言治天下之本
不外乎此
太極圖水火木金土五圈雖曰各具一太極其實初
無間隔渾然一理已具而五行各得其一天地萬
物皆如此

讀書續錄卷之二

無逸書有天下者不可不斯須熟念而力行之也
裕盡往見各從容治盡而盡益深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上卦為止下卦巽順而無為所以成盡
為學只是學天理人倫外此便非學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為于事終無益
大化滔滔竟莫知所止

即太極圖觀之無極而太極者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者顯微無間也蓋無極而太極冲漠無朕而萬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也陰陽五行

此條
一上條
與

女萬物各具太極之理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之理而言已具有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言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也

即太極而言已具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故曰體用一源也

即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言太極之理無往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也

自理而言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之象已具故曰體用一源自象而言即天地萬物之著而冲漠無朕

大上恐
脫其字

之理各在故曰顯微無間

程子又曰冲漠無朕萬象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

是後蓋未應而已應之理具存故不是先已應而

未應之理常在故不是後

萬物統體一太極可見道之極大無外其小無內渾

然無間斷處

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蓋纔有理即有象初非

懸空之理與象分而為二也

微者理也顯者象也理不離象故曰一源象不外理

故曰無間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謂之

生則一齊生就非有片時之間斷也無極而太極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以至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真精妙合氣化生男女形化生萬物竊

意其初理為之主而一齊造化生就

性即理也千萬世論性之根基朱子所以明程子之

言也

太極理也陰陽氣也理只在氣中非氣之外懸空有

太極也朱子曰此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

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

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

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後若無氣理定無止滯處

即行事之公私而可知其人矣

體用一源理包乎象顯微無間象不外乎理

微陰眇重淵至于六陰盛長知幾者當謹乎此

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是察放飯流歆而問無齒決

不能于大而謹于細也

但明其理而不求諸事則所明之理虛而無用但求

諸事而不明其理則所求之事未必皆出于理之

正必明其理而求諸事求諸事而明其理俾理在

于事皆有的實事合乎理而不違戾斯理明事當

而知行兩得矣

明理所以處事徒明其理而不能處事則所明之理

為無用矣

事事物物皆有理就事物上明得理透徹斯可處事

物各得其當矣

明理是格物致知事理明而後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事可次第用力也

天下無性外之物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而性無不在

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語大天下莫能載萬物統體
一太極也。語小天下莫能被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自太極之體統貫乎陰陽五行男女之用所謂體用
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用而各具夫太
極之體所謂顯微無間也。

言貴乎時

雜念多雜言多能存乎道者鮮矣。惟一念一言專在
于道則久久自然。

雜言多最害正理以其與道相忘也。

不雜亂多言而心存心在而于道其庶乎。

天命云者實理之源性乃天命賦與人物之實體道
即率性常然之實用教因性道體用之實而品節
之蓋中庸一書不過一誠而誠即性命之實理推
之萬事者也。

體用顯微不曾間斷相離為二物。

冲漠無朕之理與昭然之萬象一時俱有非先有理
而後有象也。

非象則理無所寓。

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地
間自有此象所謂畫前之易也。

性者人所受之天理仁義禮知之性是也天道者天
理自然之本體元亨利貞之常是也性命一理也
勿忘最切于學者與道相悖者只是忘之而念不在
是也
論閑事閑言語多論義理精切之言語少歎其有得
也難矣

學問實自靜中有得不靜則心既雜亂何由有得
順理便是順天天之外無理理之外無天也
誠即性命之實非性命之外別有誠也
晉悼公即位任官各得其人所以復伯况王者能用

天下之賢使各舉職何患天下不治乎
渾渾然理氣無窮盡無方體而天地萬物畢貫為一
切問近思最于身心有益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反之有不可曉者
焉志力行而不知道終是淺
只於文辭議論是非得失而不本於道終是淺朱子
論前輩有云
事性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從逆而饗福者幸也
說說所爭者真細事耳令人厭之

群居不可泛言雜駁不近正理之事謹之

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章有易

道存焉蓋能見幾知止也

人臣當各立于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應事最當知幾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至言非常人所能知

范氏曰予於采薇見先主以人道使之後世則牛羊

而已矣觀此則先主之仁厚豈可及哉

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故

與人未合者切不可強與之高曾子曰脇肩諂笑

病于夏畦觀此則君子之所養可見

外物即身外之物也其實不足為身之重輕孔子以

不義之富貴為浮雲信然

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蓋天下雖大不能加性分之

毫末

試看千古以來溺於外物者竟亦何益于已但乘貪

不知止之名而已

未散之中大德之散化已散之和小德之川流中者

大本也和者達道也大本為體達道為用體用丁

源顯微無間於此可見

大德散化是萬物之一源小德川流是萬物之殊體
一源流而殊體殊體本乎一源非有二也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並育指飛潛
動植而言並行指日月四時而言並育並行皆大
化之源故曰大德散化不害不悖則自大化中流
出如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而不相害日月四時代
明錯行而不相悖故曰小德川流然大德散化者
小德川流之本小德川流者大德散化之分大德
散化如泉源小德川流如泉源散而為千支萬派

其實皆理氣之一源達而為理氣之萬殊分而言
之各有體用之別合而言之則體用一源也

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言而人不從便
是失言不可不謹

易曰庸言必信庸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發而不
慎殊不知一言之妄即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
盛也凡事必有徵驗之實乃可言不然即妄言者
多矣

小學一書不出乎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五倫
五倫不出乎仁義禮知信之性是則性也者其小

學之樞紐也歟
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理氣混合為一元無間隔
就中細分之則陰陽五行萬物各具一太極也
理氣真實不可分先後
動之前為靜靜中有太極靜之極為動動中有太極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
周子通書誠上誠下誠幾德聖慎動道六章只是一
箇性字分作許多名目
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具此理所謂各正性命誠斯
立焉也

偶見柳菴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自然之妙
通書一書不外乎太極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萬事之
理與太極圖一一相合無間惟細觀之可默悟其
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太極圖相合
人動處有差造化亦有差如寒暑不時福善禍淫之
不當者朱子云然
四書集註下小註脚程朱外諸家固有發明集註者
而穿鑿者尤多許魯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
不獨異端為然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纔資始即

資生無須臾之先後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體春夏為誠之通秋冬為誠之復然物亦有生于秋而成于夏者亦有生于春而成于夏者亦有生于春而成于秋者亦有生于夏而成于秋者九一物始終即一物之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教人者當謹守此言與人談論亦當謹守此言

聖賢真是人不能識如程明道去聖人為不遠陳襄薦明道謂其可為風憲之職是豈足以知明道哉

通書聖第四朱氏語錄曰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窺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太極動而生陽乃太極之用流行者也動前即陰靜而陰靜之中乃太極之體立豈非寂然不動者乎

朱子曰知者心之神明所以妙象理而應萬事也故知不昧斯能妙象理而應萬事日用之間知最為切要或茫不知理之所在而應事不差者鮮矣孔子得堯舜三代之事實文章乃可以致刪述朱子得濂洛關中師弟子之議論著述乃可以成傳註

故孔子集群聖之大成，朱子集群賢之大成，其揆一也。

許魯齋答竇先生書中間一節議論深識命時勢三者蓋深于易者也。

不知時識勢而妄為，即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

如黃河滔滔之下流而欲棒塊以塞之，愚之甚矣。莊子人間世篇揣摩人情世態，曲盡而無遺言，當察受否，識微者知之。

允天地萬物有形而可見者，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誠斯立焉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大而處小，而交接皆當，見幾而作也。

履霜而知冰堅之必至，羸衣而知踣躄之有，享故凡事必謹于微，微不謹必至于著矣。

中庸末章引詩曰：衣錦尚絀，如此方是為己之學。有一毫求知之心，即非為己之學矣。

曾點言志，便是道也者，不可離也。可離非道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曾點言志，便是太極陰陽五行萬物流行各得其時。

之妙

曾點言志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朱子曰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入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即取之左右逢其原語大天

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被道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之意

觀曾點之志雖至小之事不可長為是何也以道無

不在也

天理流行即陰陽動靜而太極無不在理雖不雜乎

陰陽亦不離乎陰陽也

元亨利貞之流行即天理之流行無一息之間斷無

一毫之欠缺所謂天理流行隨處充滿可以心悟

不可以目覩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之流行即天

理之流行也

體即微顯即用體用一源先言體而用在其中顯微

無間先言用而體不能外

决之九三曰杜于頰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

有愠無咎故决小人之道貴乎不係私愛雖若與

合而終能不露形迹以决之也

程明道不用文字蓋誠意既不能動人文字何補
古之聖人不語人以未及

言實未易聽必先迪厥德然後謨明弼諧

聖人雖教人不倦亦未嘗輕以太本大原語人觀論

語問答處可見

始之時義大矣哉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待人當宏而有節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神無方而易無體就太極圖亦可見太極或在陰中

又在陽中或在陽中又在陰中此神無方也或在

陰又在陽或為陽又為陰此易無體也究而言之

陰陽之易無體太極之神無方氣與理蓋未嘗

程子萃彖傳曰有無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聚則

為有為動為始散則為無為靜為終萬物死生之

理如此而已矣

張子曰一故神即神無方曰兩故化即易無體

大抵少能省己之失惟欲尋人之失是所謂不攻己

之惡而攻人之惡大異乎聖人之教矣

不能深識事幾長為而中實亦可耻也

聖人最惡許人之陰私

物我彼此渾然一理但所得之分各殊耳
程子所謂豁然有覺處覺者悟此理精粗本末渾然
一致也

程子曰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
不相知者雖終日同處亦不知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無妄主于庶幾不失所守
游程朱之門者得其傳者有其人與
為學只是要知性復性而已朱子所謂知其性之所
有而全之也

體用一源即體而用已具顯微無間即用而體不外
雷二月發聲八月收聲者氣之動靜也

人不謀諸已而強為之謀彼即不從是謂失言日用
間此等甚多人以為細事而不謹殊不知失言之
責無小大也謹之

日用間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慎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
聞若開口即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

四書滿天下聖經賢傳妙旨無窮讀者果能真知其
理而實踐之乎

學術不造乎高明正大則所就之事業卑陋可知
日用體認仁義禮知之性于所存所發之際最是為
學之切要
實氣實理充塞而無窮盡流行而無止息
大無外小無內一實理實氣貫之
春而大始夏而亨通秋而利遂冬而貞固一實氣實
理貫通流行如循環之無端
天地人物之理渾合而無間但其中自有條理所謂
理一而分殊也
知道則言自簡是何也以非道不敢言也

句句着實不脫空方是謹言

過公謂誠自不妄語始信哉斯言

信口亂談者無操存省察之功也

謹言是為學第一工夫能謹言則句句是實理不能

謹言則句句是虛談言是實理則能實其行矣言

是虛談則必不能踐其言矣

信口亂談妄道真猶病風狂而不自覺也

元城劉忠定力行不妄語三字至於七年而後成力

行之難如此而亦不可不勉也

行仁義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心謂之德道德仁義

名雖殊而理則一也

道德仁義禮知一理也老子乃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分道德仁義禮為五也

老子言道德而外仁義果可謂之道德乎韓子謂其

去仁與義而言道德亦可謂深知老子之失矣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

謹

不知道即不知所行之是非

三才雖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如天有元亨利貞地亦有元亨利貞人亦有元亨利貞分而言之為三才各一太極合而言之地與人之元亨利貞即天之元亨利貞是三才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也

朱子曰天即理也道理則獲罪于天矣然則欲免獲罪于天必須事事所為合理即順乎天而無事于禱矣

道理而獲罪于夫不特禱于與竈而不能免雖禱于天亦無益也朱子答學者之問多告之以性與天道之妙乃聖賢接引後學不得已之盛心也必若待中人以上之資始告之以此則可告者亦少矣是則孔子所言

者教人之正也朱子之接引後學者權也

讀正書明正理親正人存正心行正事斯無不正矣
斯須不可不近正人斯須不可不行正道

五經之後大學論孟中庸程朱易傳義詩傳四書集
註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

中庸二十二章言至誠三十一章言至聖三十二章
又言至誠三章之意融而會之可合于一二十二
章言至誠盡己之性即三十一章至聖盡仁義禮
知之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即三十二章立天下
大本之事其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三十一章

洋溢施及中國蠻貊之事即三十二章經綸大本經
之事其曰贊化育與天地參即三十一章配天之
事三十二章知天地化育之事究而言之一誠而已而
夏月暑氣鬱蒸萬物發生暢茂

邪說異端斯須不可近為害至大

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正學也不
學此者即非正學也

四書頃刻不可不讀

大要當洗滌盡此心之欲有一毫之欲未盡即本體
蔽昧而用失其當矣

心性為天下之大本必涵養純一寧靜則萬事由此
而出者皆天理之公矣

心如水之源源清則流清心正則事正

涵養省察雖是動靜交致其力然必靜中涵養之功
多則動時省察之功易也

周子通書誠幾德章幾字兼善幾惡幾而言聖章誠
神幾此幾字專以善幾而言

中庸只說未發已發周子又指未發已發之間說幾
字乃發前聖所未發也

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此介字似周子幾字中庸示

人靜存動察功已密矣周子又發出動靜之間幾
字教人于此用力又功之至密至密者也

靜坐洗心殊覺快愜

易中幾字乃周子幾字所自出

一切外物皆不可思思之又未必得得之又無所益
不若專思義理至於久而精明純熟則可以馴達
天道矣

用力于曲學之差矻矻終身而無所得

韓文所以高于諸子者以約六經之旨而為之也先
儒猶謂其先學文失進為之序况為文不本于本

經義理徒取文士之辭華綴集而敷衍之者乎

自勝者強克己最為難事不可不勉

周子曰果而確克己之功當如是

晏安之私最難克

晏安鴆毒此言當深省

體用一源者即源而流在其中顯微無間者即流而

源不外是

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即天之元亨利貞賦于人

為明德仁義禮知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是也

至善即明德之極處非明德之外別有一理為至善

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唐虞三代

以下漢唐宋之君有如是之德者乎無如是之德

欵其行二帝三主之道難矣

朱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陰陽動靜剛柔闔闢

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

字便了然則易之為義于是可識矣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獨凡民

為然恐讀書而不明理者亦然

佛老之教初無齋蕪之說齋蕪皆起于後世梁武道

君之事可驗矣

宋之時不惑于異端者無幾雖名士公卿亦陷溺其
中道之難明也如此夫

異端邪誕妖妄之說惑世誣民充塞仁義為害不可
勝言自古如此

絜矩是恕心

鬼神是二氣之靈

陰陽合散無非實者鬼神是二氣實然之理鬼神合

理氣為一而言

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

全體呈露是仁義禮知妙用顯行是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

五氣布四時行即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為飛魚

躍之機舉萬物皆然

思齊一詩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倫焉讀之有

以遠想前王之盛

自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是非苟雜于堂下眾人之

中則亦不能辨矣此先賢之成說有感而書于此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為政之道

太極十箇圈總是一箇而二氣五行男女萬物之外

無太極也

太極圖男女各一太極萬物各一太極又皆各有陰陽之氣涵太極非有理而無氣也

觀日影之漸移即造化之密移可知矣

謂之道謂之器謂之變謂之通謂之事業名雖殊而其為道則一也

即太極無聲無臭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已具

于其中所謂體用一源也即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而太極之理無所不在所謂顯微無間也

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謂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亦有

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

維天之命于穆不已即乾之四德流行而不息也

程子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人道廢則是令

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秉彝卒殄滅不得觀釋

子之言其所感者深矣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子

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

息之意其要在謹獨子誦此詩深有警于心

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至八卦坤元萬物資

生乃順承天坤之元也神學戴物德合無疆含弘
光大毒物咸亨坤之亨也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
順利貞君子攸行坤之利貞也人之仁義禮知人
之元亨利貞也三極之道本一極也
伊傳告君之辭曰德曰仁曰誠曰敬曰明命曰一曰
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帝王之治皆本于道德而禮樂刑政乃為治之具
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于用賢才脩治法治
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義即是天命君子行義所以立命也

術數之學專以窮通壽夭為命常人信其說而不脩
在己之義惑之甚矣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天命元亨利貞也
動者元亨誠之通靜者利貞誠之復天命之流行
是即太極之流行太極天命其理則一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命即元亨利貞天命深遠流
行不已即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朱子所
謂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

天道天德天命天理一也
三代而下文武長才有武侯數學之精有康節道學

之純有程朱

程朱在當時知者甚少

程朱立朝時人多歎輩行之正如朱子之論許魯齋

程朱接孟氏之統有功于萬世

程朱之道萬世之後必有追崇盛于前時者

程朱從祀不宜在漢唐諸儒之下

程朱傳註少有用心于其間者

真知力行元有許魯齋

程朱之書得其門者鮮矣

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中道學君子也

濂洛關閩數君子雖所學成就不同要皆有功于

聖門者也

專程朱之學者許文正也

惟天之命於穆不已于太極圖見之

治不生于治而生于亂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亦猶

陰不生于陰而生于陽陽不生于陽而生于陰

亂相根之理微矣

觀陰陽之互根見治亂之相根

一言之失喪邦邦未必喪也而喪邦之原基于此

一事之失而喪邦邦未必遽喪也而喪邦之幾在于

此非識微之君子孰能知之

天人禍福相應之幾至微而不爽

戲言無實最害道易曰脩辭以立其誠必須無一言

妄發則可學道苟信口亂談而資笑譁其違道遠

矣笑譁不惟亂氣而且亂心言謹則氣定心一言

要專一心要專一

或者謂以漢高祖之明達誠得大儒佐之可以成三

代禮樂之治竊謂漢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

書果有祇德檢身反身自治純亦不已如禹湯文

武之德不然雖有大儒佐之亦不能成禮樂之治也

中庸篇末八引詩功夫極其精密義理極其深妙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孔子多教人學詩觀中庸大學引詩居多則其有得

于詩者深矣

太極圖之理自朝至暮說不盡但少肯聽者耳

無限量無空缺無間斷無窮盡大莫大于此理故遊

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大以包小小以分大一以貫之

有四大而道包之

理直是難言而言亦人未之信

好仁者無以尚之純是天理

克己為仁孔門有顏子

汨溺于聲利之中而不覺何道之敢言言之適足以

為口耳之末耳

程子所謂醉生夢死真不為虛語

孟氏統絕漢唐間言道者皆真也韓子亦止能言道

之用耳

道至濶洛閔閔而明今其書雖存吾不知道之要在何

抑之詩相在爾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行之可

以至天德

無極太極理也陰陽五行氣也無極太極非有離乎

陰陽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離乎陰陽而為言是

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氣也五行雖各具一太

極而五行各有其氣是理雖不離乎氣亦不離乎

氣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是理氣相合

而無間也男女各具一太極而男女各有陰陽是

理又未嘗離乎氣也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皆

有陰陽是理又未嘗離乎氣也是則萬物男女五

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太極本無極初無精粗本

末之間則理氣不相離者可見矣

理氣豈可圖而周子圖之非超然有得于圖之表者
不能知程子終身不以示人者其意微矣
蠢然動之氣人皆知之粹然動之理則知者鮮矣
一是窅然不動貫是感而遂通天中之故一是天下
之大本貫是天下之達道一是下本貫是萬殊
在下心之理與在萬事之理本無二致惟聖人一心
之理能通萬事之理者以其純乎天理之公也
道即理也聖人一心之理通乎萬事之理體用之謂
誠為萬理之樞故曰誠者聖人之本
易者陰陽也充滿天地流行古今無一物之不體無

一息之有間

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陰陽之謂也本傳曰易無體
言或為陰或為陽無一定之體也
性為萬理之樞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乃接物之要
心之理即仁也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
主日月至焉者心在外即仁在外為賓
成以宅喻仁謂心在仁之內為主心在仁之外為賓
嘗考程子有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仁也以此觀
之則心與仁未嘗相離若謂心在仁之內心在仁

之外是分心與仁相離為二矣且曰心在仁之外則其在內之仁又融為之仁是有無心之仁也恐其說有未盡竊意三月不違仁者心在內即仁在內為主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心與仁在內或一月心與仁在內是心與仁在外之時多為賓未知是

否姑書以俟來世
無物不有道之大充塞天地無時不然道之又貫徹古今

太極圖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通書明一理陰陽五行散為萬事表裏相合者如此

聽人之談即知其是非邪正所謂知言知人也

讀通書筆錄

誠上第一誠者聖人之本即圖之太極陰陽五行之謂

誠下誠即圖之太極五常即圖之五行之性靜無動有即圖之太極在陰陽也

誠幾德第三誠即圖之太極幾即圖之陰陽動靜之間仁義禮知信之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聖第四寂然不動之誠即圖之太極在靜中感而遂通之神即圖之太極在動中幾即圖之陰陽動

靜之間也

慎動第五曰道曰德即圖之五行之性也

道第六聖人之道仁義中正即圖之中正仁義也

師第七性者剛柔善惡即太極陰陽五行之內氣

質之性也中則本然之性也

幸第八有耻即圖之義也

思第九無思思通幾動即誠神幾即圖之太極在

陰陽中與陰陽動靜之間也

志學第十伊尹顏子所志所學即圖之太極也

順化第十一陽生之仁陰成之義即圖之陰陽行

義也

治第十二仁義禮知動靜言貌視聽即圖之五行

陰陽五行之事也

禮樂第十三禮樂即圖之陰陽也

務實第十四實勝善也善即圖之太極也

愛敬第十五其曰善即圖之太極純粹至善之理也

動靜第十六動靜即圖之陰陽神即圖之太極也

樂上中下第十七十八十九其曰樂即圖之動靜也

聖學第二十其曰一即圖之太極其曰靜虛動直

即圖之陰陽其曰明通公溥即圖之五行也

公明第二十一其曰公曰明即圖之太極誠而明也
理性命第二十二曰乾曰微即圖之陽明陰晦靈
即圖之太極剛柔善惡五十二一本即圖之陰陽五
行太極也
顏子第二十三顏子之樂即全乎圖之太極也
師友下第二十四二十五其曰道曰德曰義皆圖
之太極也
過第二十六過者違乎圖之太極也
勢二十七勢之輕重即圖之陰陽迭運相勝者也
文辭第二十八載道之文道即圖之太極因辭以

明理者也

聖蘊第二十九子故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即圖之太極無聲無臭而為造化之樞紐
品彙之根抵也聖人之蘊即圖之太極也
精蘊第三十精即圖之太極至精之理蘊即圖之
太極至廣之業也
乾損益動三十一乾乾不息之誠即圖之太極於
穩不已之實理也損益動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家人睽無妄第三十二曰端本曰誠心曰善皆圖
之太極也睽天地睽而其事同同即圖之太極也

復則無妄即太極也
陋第三十四曰道曰德皆圖之太極也文辭之陋
不本于太極者也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動變化即圖之太極陰陽也
刑第三十六春即圖之陽秋即圖之陰也
公第三十七天地至公即圖之太極也
孔子上第三十八其曰王道即圖之太極其曰王
法即圖之太極見於脩道之教也
孔子下第三十九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
參而四時同孔子即圖之太極五行也

蒙艮第四十時中即圖之中艮止即圖之主靜也
竊嘗觀之太極圖不過一理陰陽五行化生萬物
通書亦不過明一理陰陽五行五性散為萬事故
通書一字一義皆與圖意相合愚雖融會旁通不
能詳舉其說而大畧則庶幾其萬一姑筆錄于卷
以俟後之君子薛瑄謹識
朱子曰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蓋作與語是動動
即太極之用所以行也止與默是靜靜即太極之
體所以立也用之行中與仁是也體之立正與義
是也作止語默皆太極之道所謂無非教也

聖人體道無隱其作與語是動處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達道也其止與默是靜處即窅然不動天下之大本也

聖人無行而不示人以至理理即作止語默之則也人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實故聖人無行而不示人者皆天理流行之實也天理只是仁義禮知信散而為萬善當于聖人作止語默之間一一默識其何事是仁何事是義何事是禮知信無不了然于心而無疑庶可以知聖人所以為聖矣

于人無憎惡之私惟公好惡而行之

費而隱即顯微無間

民咸用之謂之神但人由之而不知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朱子曰不與猶不相關言不以位為樂也蓋舜禹德冠不群雖處富貴之極而漠然無所動其心况窮後極故以位為樂乎宜乎朱子以巍巍稱之其高也可見矣

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久處樂朱子曰久樂必淫蓋不仁者失其本心為富貴所動窮後極故無所不至

正與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相反聖人則超出萬物之上不仁者則陷于物欲之中聖人則役物不仁者則役于物此正天理个散之所由分也學者不可不察

但為外物所動者便被他壓得低了巍巍乎高出萬物之表者其惟舜禹乎

聖人不以天官私非其人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彰

聖人首出庶物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河圖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故太極圖水根于陽火根

於陰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朱子曰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此之謂

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乃所謂太極

也愚竊謂人日用之間亦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

已亦所謂易也而其所以動靜之合乎道者亦所

謂太極也

惡非有意之私而合乎天理之公即所謂惟仁者能

惡人也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聖人之心方其靜時至虛至明所謂寂然不動者也

事至物來應之各有條理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是

其未應之時初無一毫妄念之起所謂無意也既

應之後隨事而休所謂無必無固無我也

止非一定不移之謂乃隨時而止也如當動而動止

在動上當靜而靜止在靜上當止而止止在止上

當行而行止在行上當語而語止在語上當默而

默止在默上以至萬事萬物各有當止之理惟止

得其時乃止之義也苟當動不動非止也當靜不

靜非止也與夫行止語默各失其當止之時皆非

止也蓋止無定體惟隨時而各止其當然之理則

止之為義得矣止在人無須臾之可離當識其時

之所當止者止之止之為義廣大無所不包大而

人倫綱常之道細而語默動靜之間止得其止則

為天理止失其止則為人欲矣

易言艮止書言安止欽止詩言敬止大學言知止止

之為義最精乃天理當然之極也須臾失其止即

人欲之私矣

止當內外動靜交致其力靜而心不止于天理非止也動而事不止于天理非止也天理者仁義禮知信而已

萬事所以不治者失其所當止也萬事各止其止則天下治矣

止則心安理明

止則順理而無事

止則靜一而精明不止則紛擾而雜暗

非禮勿視視必合禮視得其止也非禮勿聽聽必合

禮聽得其止也非禮勿言言必合禮言得其止也

非禮勿動動必合禮動得其止也視聽言動皆得

其止則人欲盡而天理全矣

人心失其動靜之時者皆不得其止也

止則物各付物自無紛擾之患

止則天地位萬物育矣

朱子所謂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即周子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蓋中也仁也動也正也

義也靜也仁義中正動靜周旋而常主夫靜則動

靜各止其所矣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動靜各止

於理而不知有人也

伊川良傳曰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為無咎先儒言只說得靜之止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知行貴乎兼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語意

與鬼神體物而不遺之體同

鬼神體物而不可遺物一太極陰陽也

大哉乾元元即太極之動亨利貞皆太極之流行也

易有變易交易兩義變易之易陰陽晝夜流行是也

交易之易天地上下四方對峙是也

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即太極也

太極即性也即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也

誠命性理太極道名雖殊實一理也

天命性道德皆天理也命而言之自其出于天者謂

之天命元亨利貞是天命賦于人者謂之性仁

義禮知是也率性而行莫不各有仁義禮知父子

君臣夫婦長幼之道所謂道也行是道而得仁義

禮知之性于心所謂德也命而言之莫非天理也

然所以具天命之性行率性之道得仁義禮知之

德全天理之體用者皆本于心故張子曰心統性

自有之私皆足爲心累如自有其善便爲善所累自有其能便爲能所累自有其貴便爲貴所累自有其富便爲富所累凡自有者皆足以爲心累惟聖人之心廣大光明無一毫之私累真與太虛同體也

凡有挾者必自小如挾賢挾能挾富挾貴是也因讀論語漆雕開吾斯之言斯指此理而理卽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則可以悟道太極是元亨利貞渾然未分之理纔動而生陽是元亨誠之通靜而生陰是利貞誠之復一動一靜不

命流行分陰分陽兩儀五爲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元亨利貞分五性五行各一太極也性氣妙合生男生女男女各具五性男女各一太極也形交氣感化生萬物萬物各具五性萬物各一太極也

性外無一理

言忠信是於此理所存所發無不實行焉故是於此理厚而用力無敢輕參前倚衡是於忠信焉故念之不忘夫如是則天理常存無往而不可行矣萬物必戾天魚躍必於淵即率性之謂道也

作當

孟子言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欲
內持其志又欲外無暴其氣內外本末交相信養
此養氣之法下文又言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蓋知言者盡心知性物格知至之功又在持志
之先理明則能持志集義而又無忘無助長則浩
然之氣自生矣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知言曰集
義曰無忘曰無助長皆養氣之法其序則先知言
而後能持志集義若勿暴其氣勿忘助長皆養氣
之節制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為魚率其性之道父必慈子

必孝君必仁臣必敬夫必義婦必從兄必友弟必
敬以至語默動靜必合其則萬事萬物之各循其
理是人物率其性之道活潑潑地於是可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隨處充滿無少欠缺之意

活潑潑地是元亨利貞之流行

活潑潑地就天地萬物萬事上皆可見

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易而三極之道同一太極也

活潑潑地皆天機之自然

太極乃未分之五性五性乃已分之太極天下之萬
善皆自此出

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變易者易也其所以變易者
太極也故曰易有太極

伏羲畫奇偶以象陰陽本于天地陰陽自然之數周
子太極圖圈子只是以意取象而已

語言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心

水動蕩不已則不清心動蕩不已則不明故當時時

靜定其心不為動蕩所昏可也

盡仁義禮知之道於心謂之忠推是道於人謂之恕

聖人于是道不待盡已推已自然體無不立用無

不行學者必盡已之忠而道之體斯立推已之恕

而道之用斯行故曰忠恕違道不遠

三才各一太極又總是一太極如天有元亨利貞地

亦有元亨利貞人亦有仁義禮知即元亨利貞分

而言之為天地人之三極合而言之統一太極也

陽卦多陰如震坎艮皆陽卦皆一陽而二陰陰卦多

陽如巽離兌皆陰卦皆二陽而一陰

易由一奇一偶至于無窮以此見造化只一陰一陽

而無所不包

孟子之知言即大學之物格知至也

孟子之知性即大學之物格盡心即知至也

道義二字道是統仁義禮知而言義是道之一事又為仁義禮知行之合宜處

至大是氣之盛大而無外至剛是氣之流行而無間朱子曰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既曰天

理則仁義禮知皆道也義則人心裁制是道使合宜耳既言道義下文又止高集義蓋事事合宜即

道之合宜也

五行之氣只是陰陽二氣而陰陽二氣又只是一氣分動靜耳

太極動靜循環無端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朱子曰精粗本末無彼此也是理氣未嘗有間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天體物而不遺也

天體無外心體無外道體無外

頑不仁也有以訂之則仁矣西銘一篇皆勉人為仁之意

正義是太極之體立中仁是太極之用行太極者合中正仁義而言性之謂也

元亨誠之通是太極之用行利貞誠之復是太極之體立誠即太極天命即太極性即太極誠命性一理也

不根道理之書與文皆無用之冗物如梁元帝之徒
雖好文著書動輒數千百卷皆不根道理何救于
亂亡

簡默凝重以持已
自脩萬敬所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一言不可妄發一事不可妄動

日間時時刻刻緊繫於自己身心上存察用力不可
一毫懈怠

以象占觀易得其本義矣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此指八卦形體之象非指象乾

象坤之象也

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見有的實用處方為實學若
徒取以為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

柳子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讀

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
乎

易者陰陽之氣交錯往來是也而性命之理實具于
氣之中故曰易為性命之源

道理不出性情二字

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

實_二無_一中和之義是則中和者理之體用也即性情無時而不得其正則中無不在矣

萬物各具一理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格物致知物物各有一性窮物之性而極其知則物格知至矣

窮理即知性也蓋性即理也故窮理即知性也楊龜山論人性上不容添一物是天下之理莫過於性

人一身皆動惟背不動故止取背意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朱子亦以良其

背一句是主下三句是效驗蓋謂止得其所止則

靜而不獲其身動而行其庭不見其人以其所止者皆天理之當然故動靜不知有人有己

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所以止者渾是天理故能如此人之一身四肢百體皆有當行之則得其止則安失其止則危

人倫之當止者如君止于仁父止于慈臣止于敬子止于孝之類推之萬事萬物皆有當止之則必各

得其所止則天理得矣

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男女萬物渾然一理而無

間隔一以貫之

太極圖陰陽之能動能靜者即是鬼神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也

鬼神是合太極陰陽而言

天地萬物無一物無陰陽故鬼神體物而不可遺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

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皆就天上說

其名雖殊其理則一

大哉乾元元即元亨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各正性

命即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也

鬼神即陰陽屈伸往來充滿天地貫徹古今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此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

君子得其理為樂小人深其欲為樂

渾然一致流行不息皆鬼神之理

自入之一身呼吸動靜以至天地萬物之消息始終

皆陰陽屈伸往來之所為此鬼神體物而不可遺

之實也

小人以隱惡為可以欺人殊不知有昭昭不可欺者

此心是也

人心惟危危是欲墮未墮之間不知察其幾而以道

心制之則遂墮于人欲流而入於禽獸矣
舜跖之分造端于善利之間之越于天壤之異小人
所知者不過耳目百體嗜好之私迷溺其中終身
不覺也
鬼神屈伸往來之理于先夫圖見之
天有元亨利貞地順承天施亦有元亨利貞人真受
天賦亦有仁義禮知是天地人同一性命之理三
才各一太極又同一太極也太極者何即性命之
統名與
不以利交則無咎

不惑是於五常百行萬物萬事之理了然於心無一
毫之疑惑也知天命是知天之元亨利貞流行賦
於人為仁義禮知信乃五性所出之原也分而言
之則在天為天命在人為五性合而言之則性命
之理一而已矣
流行對峙之易開眼即見於天地之間
聖人之志立不惑知天命耳順不踰矩皆指此理而
言但所進有淺深之序耳
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
萬事敬則吉怠則凶

先儒謂學易欲入恐懼修省循之吉違之凶
治亂之源皆原於敬怠故唐虞君臣懇懇言敬而不
已三代聖人亦然

書曰無教逸欲有邦逸欲者亂之源也

書曰敬者最多敬乃治天下之本孔子曰修己以敬
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皆此意也

四書與朱子集註萬世聖賢之書無過於此為聖為
賢治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無所不載學
貫天人而一之者也

危懼則得安平慢易則必傾覆易之教也
易以中正為吉故處事貴求中正

雖未發之不偏不倚而實為已發無過不及之本體
故曰未發不是先雖已發無過不及而實未發不
偏不倚本體之所為故曰已發不是後

萬物各具一性物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同出于一
氣萬物統體一太極也

未應物時心體只是至虛至明不可先有念慮恐懼
好樂憂患在心事至應之之際當念慮而念慮當
恐懼好樂憂患而恐懼好樂憂患使皆中節無過
不及之差及應事之後心體依舊至虛至明不偏
前四者一事于心故心體至虛至明寂然不動即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心之應物各得其當者感而遂通即喜怒哀樂發而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心之寂即利貞誠之復心之感即元亨誠之通一感一寂動靜循環無端心之體用其妙如此

人心只是當靜時不存常動時不察所以靜時放逸動時差錯

早間又多問人一事為失言

聖賢循天理而天理即仁義禮知之性也小人徇人欲而人欲即耳目口鼻百體嗜好之私也

舉天下之物皆不及道之貴是何也以出于天而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也知道之大其尊無對則知衆物之小矣

元亨利貞仁義禮知只八箇字包括盡天地萬物之理其旨深矣

物格是逐物逐事上窮至其理知至是萬物萬事上心通其理格物猶是物各為一理知至則知萬物為一理

暗於事幾而妄為取咎之道也
識最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為知

一以貫之一是性貫之是一性貫乎萬事也

五性未分渾然一理及泛應萬事莫非此理之用故

曰吾道一以貫之

夫子之一理渾然是性泛應曲當亦只是性發而為

中斷之情體用之謂也

萬事萬物之理吾心之體用無不該故曰吾道一以

貫之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性之全體也泛應曲當用各不

同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夫婦之知長幼之禮朋

友之信之類是也然用雖有千萬端之不同皆原

於一性一性又散為萬善一本萬殊萬殊一本統

一性之體用耳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

天以一理而貫萬物聖人以一性而貫萬事

時與勢於卦爻見之

主靜以立其本慎動以審其幾

常主靜物來應之

寂而感感而寂動靜循環人心之妙也

寂感以心言中和以性情言心統性情者也

和順于道德是於天理默契其體無所乖拂于理義

是於天理隨順之各有條理

以性情言之仁義禮知其體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用也周子以義知為靜是以體言以行禮為動是

以用言其說自元亨利貞來元亨利貞誠之通非仁禮

為動為用乎利貞誠之復非義知為靜為體乎

舉止不可不慎其幾一毫之差悔不可追

仁義中正皆自元亨利貞而來太極者其性命之謂

與

合萬理而名之曰太極性命是也

誠意之要在乎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處以禁止其為

且自欺之意而九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

及外無一善所好之不實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

及外無一惡所惡之不實也

太極即性命非性命之外別有太極也

太極圖貫天人之理為一

學貫天人於太極圖見之

知至而意未誠是明善未能誠身也未能誠身則所

明者不能實有諸已矣

學要識總會處即性是也天下萬理一性字包括之

深矣哉

用工夫未至純熟此吾之月有之不及也

今早讀書得一性字

卦變只換一文

衆陰方長之時未易勝也深於易者知之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况大事乎

於方快意之時尤當謹蓋理勢盛衰相根快意之時

乃盛之極而衰之漸也

細思處事最難

因讀伊川事狀不覺懼生于心因知天下之事最難

處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諛已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

慎哉

朱子曰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也蓋太極即

天命之元亨利貞也元亨誠之通乘春夏動之機

利貞誠之復乘秋冬靜之機

朱子曰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蓋

陰陽成形之大者天地即形而下之器也天地之

理即形而上之道也

幾善惡幾之善者即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

知守曰信也

誠無為是仁義禮知信之全體未幾者仁義禮知信誠分為五性也是則誠即五性之實非五性之外別有誠也

幾之善是道心幾之惡是人心流而為人欲幾之善是天理幾之惡是人欲

周子說幾善惡始於毫釐之間克越天壤之異為克舜皆原於幾之善為桀紂皆原於幾之惡

誠者聖人之本專指陰陽中太極而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指太極動而生陽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指太極靜而生陰也純粹至

善又專指太極而言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即陽動陰靜道指太極也繼之者善又指陽之動

誠之源也成之者性又指陰之靜誠斯立焉元亨

誠之通乃太極之動也利貞誠之復乃太極之靜

也大哉易也性命之原乎易即陰陽動靜也性命

即陰陽中太極之理也陰陽動靜而太極雖不離

乎陰陽亦不離乎陰陽故曰大哉易也其性命之

原乎通書與太極圖相合者如此

誠上章以造化言誠下章以人道言

五行之外無陰陽陰陽之外無太極太極之外無性

與天道性天道太極陰陽五行渾然理氣無間也
大道之要不過元亨利貞之命仁義禮知之性而已
看了一部中庸得一性字可貫之

中庸兼中和之義取以各篇則中庸一書性情二字
貫之

中庸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
睿知足以有臨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太
經三章皆是仁義禮知之性非止三章一書一性
字貫之

不可有一毫責人之心張子曰無天下國家皆非之

理一此言當深體

治居室當有序而知足不可以欲速盡義累其心

朱子本義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燈下因觀八卦太極圖曰此浩然之氣也

凡聖賢論內外存養之功皆養浩然之氣也

動靜語默皆有節不使有太過者皆養浩然之氣也

易有陰陽即浩然之氣也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

之不可侮慢也

開物成務言以下筮開人使之知吉凶而成中事也

道無性而不在故仕止久速當無性而不謹

處鄉黨尤宜謹其所為道無不在故也

接又皆當以誠意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稱意之事不可如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史至朱子綱目而名分明

理於義即庖子解牛順其理也

天地萬物精粗無間皆道也

動以天為無妄動以人則妄則人之動皆當循天理

也

敬字自書中說起孔子解坤六二說敬與義尤詳切

為學之要無越於此

敬以直內涵養未發之中義以方外省察中節之和

莊子論斲輪之意信知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

也

敬以直內戒慎恐懼之事義以方外知言集義之事

內外夾持用力之要莫切於此

西銘大旨即孟子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之意

太極即孟子所謂性與天也

太極圖說君子脩之吉即孟子存心養性之謂也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其真與妄耳竊謂學者日用工夫無有切于此者宜深體力行之

聞外議只當自脩自省凡言天理者皆性命之謂也體用一源以至微之理言之如人心未發之時雖冲漠無朕而萬事萬物之用已具故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以至著之象言之如人之一身以至君臣父子萬物萬事而理無不在故曰顯微無間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

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違道之事惡念也凡此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日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間斷也

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之已不可有怨天尤人之意道無處不在故當無處不謹

其曰體用一源者無聲無臭者體也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具故曰一原其曰顯微無間者天地萬物顯也而無聲無臭之理無不具故曰無間蓋體與

微皆以理言用與顯皆以象言理中有象象中有
理初無毫髮之間也

自天地萬物有形之象觀之而無聲無臭之理皆寓
其中故曰顯微無間也自無聲無臭之理觀之天
地萬物之象悉具於中故曰體用一原也

如太極無聲無臭而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
三百八十四爻之象昭然已具所謂體用一原也
自兩儀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之象莫不有太極之理所謂顯微無間也
如人之身四肢百骸顯也而莫不各有自然之則

所謂微也即顯而微不能外故曰無間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舉目而在

顯者器也微者道也器不離道道不離器故曰無間
無極而太極而陰陽五行男女萬物之象無不具於
其中所謂體用一原也陰陽五行男女萬物莫不
各有無極太極之理所謂顯微無間也

帝主之治天下德為本政為具刑以輔之書詩稱克
曰克明峻德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湯曰德
文王純亦不已武王惟皇之極此皆以德言也德
者天所賦人所受之正理帝王推此理以化天下

又建_レ制_レ立_レ政以_レ匡_レ正_レ之_レ如此不_レ從者乃有_レ刑以_レ治_レ之_レ為_レ治_レ本末先後具_レ舉有序此所以_レ天下無_レ不_レ化_レ之_レ民後世本有_レ未_レ盡_レ而專恃_レ政刑之末所以_レ治不_レ古_レ若_レ也與
所謂_レ王道者真實愛_レ民如_レ子孟子所謂_レ老_レ吾_レ老_レ以及_レ人之老_レ幼_レ吾_レ幼_レ以及_レ人之幼_レ上_レ以_レ是_レ施_レ之_レ則民愛_レ之_レ如_レ父母者有_レ必然_レ矣
孟子一_レ書皆從_レ仁義禮知中_レ流出所以_レ為_レ聖賢之_レ言所以_レ為_レ王者之_レ道
漢高祖定_レ天下_レ文景尚_レ節儉安_レ民養_レ民之功固_レ大_レ

故_レ知_レ王者之無_レ私_レ治_レ之_レ教_レ之_レ使_レ既_レ庶_レ且_レ富_レ而興_レ於_レ禮_レ義_レ則有_レ間_レ矣

朱子與陳同甫論_レ漢唐不_レ如_レ三代之純_レ猶_レ砥_レ硤_レ美_レ玉之_レ易_レ別_レ但後人溺_レ於_レ功利之_レ卑_レ而不_レ之_レ察_レ耳
為_レ治_レ舍_レ王道_レ即是_レ伯道之_レ卑_レ陋_レ聖賢寧_レ終身不_レ遇_レ孔孟不_レ自_レ貶_レ以_レ徇_レ時_レ者為_レ是_レ故_レ也
有_レ實_レ理則有_レ物無_レ實_レ理則無_レ物
滿_レ天地間皆_レ一_レ實_レ理萬古常_レ然不_レ易_レ
顯_レ微無_レ間_レ即_レ事_レ即_レ物而理_レ存_レ
純_レ則_レ誠_レ雜_レ則_レ偽_レ天地聖人之_レ道_レ誠_レ而已

誠譬之精金無銅鉄之雜金有一分銅鉄之雜則不
精德有毫人偽之雜則不純矣
一念之妄非誠也一語之妄非誠也一動之妄非誠
也必念慮語言動作皆出於無妄斯為誠矣
平道君臣以至誠相與如虞舜臯變稷契湯武伊傅
周召是也自漢初君臣皆以詐而不以誠王道降
矣
釋子塵芥六合然六合無窮安得塵芥之夢幻
然人世皆實理安得夢幻之
大而不可窮者天也知天大則知道大矣

孟子曰知性知天學至於知性知天則物格知至矣
宋季以道學為偽元初得諸儒性理之書建太極書
院以尊崇濂洛諸君子是中夏不知夷狄而治忽
之效亦可驗矣
道之行否關乎氣運之盛衰孔孟皆歸之天而不以
尤入理當如此
春秋之時有孔子斯道大明戰國之時有孟子斯道
有魯自秦漢以降世儒以知謀功利相高不知道
為何物故韓子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曰退之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所傳者為偽事竊謂天命之性道

也聖賢明此道行此道是以道得其傳不明不行則天命之性雖未嘗不具於人心然人既不明不行則道失其傳矣

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忽聖賢萬世所傳之道只是天命之性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以至周程張朱雖垂世立教之言有不同而其理則豈有異哉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索隱行怪古有此言亦必有此行况後世乎

作

程子言所接不雜者三人蓋所學純乎仁義禮知之道則不雜或出入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天下之理有正有邪正者仁義禮知聖賢之學也邪者異端權謀術數非聖賢之學也謹守正理不為邪學所惑則近道矣

程子曰純則不貳不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此言天德也不貳不雜則無一毫人欲之私無間斷先後則無一息人欲之間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三月之後猶未免無間斷先後此純亦不已為文王至德也與嘗自念已學安敢望聖賢之萬一但頗識

趨向之正不為異學所惑耳

知上達天理由下學人事則凡事不敢不謹

造化萬變皆是陰陽做出人事萬變皆是動靜做出
河圖洛書出而天地之數著而理亦寓於數中矣
羲皇雖未畫卦而天地自然之易已著邵子所謂畫
前之易也

無極二字雖出於太極圖說然邵子曰無極之前陰
含陽也

邵子有功於易之象數伊川有功於易之義理朱子
明易之象數兼程子之義理三夫子有功於易自

孔子以來未之有也

朱子本義是伏羲文王周公之易

游民事未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九本者少矣為政
清其源而流自潔

當悔者既不可追但不可再萌可悔之事耳

聞政之善則喜如復卦之亨也

程子曰省躬責己不可無亦不可常留在心作悔蓋
常留在心作悔則心體為所累而不能舒泰也

有悔思有以補其過則無悔矣

先天四圖邵子傳自希夷而易之象數復明

聖人仕止久速皆循乎理之自然觀孔子可見矣
易大傳說卦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乃伏羲則
其陰陽之數以畫奇偶也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乃伏羲因其自然之
理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又曰知來者
逆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也又曰因而重之則
於八卦之上加倍爲六十四也又曰天地定位山
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
順知來者逆乃伏羲規橫圖爲圓圖自震至乾爲
數往之順自姤至坤爲知來之逆也此皆孔子發

明伏羲作易之本原與卦象次序方位但先天圖
隱而不傳之時雖有太傳說卦之言讀者莫知其
說及邵子得先天圖然後以太傳說卦之言證之
一一相合於是象數始大明河圖洛書五行一陰
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與周子太極
圖相合如此

先天圖出於希夷不知希夷又自何而傳
朱子始謂周子不繇師傅默契道妙及覆定周子事
狀則引張忠定言公事有陰陽之說疑其所傳之
有端緒與初說不同

晝夜之一闔一闢者易也人之寤寐一寐一動一靜亦然

所謂易者無須臾之間

陰陽太極渾然無間

春秋西狩獲麟先儒以感麟而作經者為是蓋麟乃王者之瑞也出得其時斯為祥出非其時反是當曾哀公之世果何時邪而麟乃出其非祥明矣聖人以是知世道之降而不可復於是有感而作經至獲麟而止自是之後則一事不可復書矣若以

文成致瑞引前聖之事證之恐有未合况孔子世家書獲麟于先作春秋于後此又一證也姑書所見以俟來哲

孔子周流四方欲行其道于天下豈不知長沮桀溺之徒知道之終不能行但聖人仁民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天地不以窮冬大寒而已其生物之心聖人亦豈以時由衰亂而已其行道之心乎造化人事皆自眇綿之端以至於亢盛而不可遏如坤之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必至于堅冰當曹魏之時索頭鮮卑來貢質亦猶一陰之微也直至元魏

跨有中原之盛是以聖人脩德為治必謹乎微也
 否極則泰塞久必通造化人事必然之理也
 易九圖河圖洛書天地自然之易也先夫四圖伏羲
 之易也後天一圖文王之易也卦變圖孔子之易
 一時之強弱決不能奪萬世之是非名義真有可畏
 觀朱子綱目書法可見
 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之事也
 聖人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既自得其固有之理與天
 何與

讀書續錄卷之三

六常六倫名義

室旭東先生著 中々付

全一冊

此書ハ漢常六倫の源を委く述及バ大學の條款を附録とシテ
 明倫を明く小易とシテ天下平カク小易と二十餘首中一テ
 樂教の卷末に病牛の賦とあり
 清仁政の尊き事と記すと旭東先生ハ初學にシテ聖人の道と信
 り居一故小國字とシテ教語との初學の統とシテ履之と淵
 冬んとシテ古人の小學の境よりけりあり固く童蒙婦人たり夫亦
 耳熟とシテ時ハおのり重教の境よりけり己を顧とシテ正
 徳位とシテ此と云るに身作位とシテこの書あり

浪華書肆

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